

莊耀郎題



# 金瓶梅與紅樓夢

王乃驥 著



一九八〇年  
王乃驥  
畫





金瓶梅與紅樓夢

作者◎王乃驥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金瓶梅與紅樓夢／王乃驥著

--初版.--臺北市：里仁，民90

272面；15×21公分

ISBN 957-8352-85-9 (平裝)

1. 金瓶梅-評論 2. 紅樓夢-評論

857.48

90006382



· 本書經作者委託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王乃驥 著

金瓶梅與紅樓夢

校對人：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二

電話：2391-3325、2351-7610

2321-8231

FAX：2397-1694

E mail: lembook @ ms45. hinet. net

印刷所：琦海印刷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十五月初版

參考售價：平裝 260 元

ISBN 957-8352-85-9 (平裝)

## 目 錄

- 挺翠小語（代序）…………… 1
- 第一輯： 金瓶模式：金領風騷數百年 / 13**
- 紅取之於金而紅於金 …………… 15
- 紅取之於金續篇—微觀分析之外一章 …………… 59
- 第二輯： 獼祭填寫：明清小說的盲點 / 73**
- 紅樓夢的獼祭填寫—淺談第四十回的牙牌酒令 … 75
- 紅樓夢的獼祭填寫—續談第四十回的酒令 ……… 85
- 紅綠對開的十二金釵骰令謎—兼論紅樓夢後四十回的  
        續書問題 …………… 95
- 宣和牌譜與明清小說的酒令牌戲…………… 103
- 除紅式與宣和式牌形之差異…………… 125
- 第三輯： 髒唐臭漢：胸中塊礫史寄牢騷 / 129**
- 「水泥論」贅譚…………… 131
- 泛談風月筆墨…………… 149

---

**第四輯： 豪家世情：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 191**

漫說出家—從家化社會特有的名詞談到金紅結局…193

金瓶梅的人際關係—倫常、權勢、財富、風月……209

**附 錄： / 259**

紅樓夢瑣話…………… 261

# 挺翠小語

## — 代 序 —

### 生活剪影

我年逾古稀，既非作家，也非學者。只是在一九四〇年代，唸中學時，就以筆名投報發表；課餘或業餘，隨興所至，偶而塗鴉，數十寒暑，時斷時續。學術著作與研究論文，則登載於學術性刊物或收錄於書集之中。先後曾以寒星、雨肥、綠驥、小馬、挺翠王等筆名發表於四川《合川日報》，南京《華夏日報》，上海《新夜晚報》，台北《公論報》，《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中央日報》副刊等，《半月文藝》，香港《明報月刊》，北美《世界日報》副刊、家園版、小說世界、世界論壇、以及世界周刊。學術論著多偏於英文，中文間亦有之，散見於下列諸書刊：《1985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S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Transportation Research Forum》，《ICC Practitioners' Journal》，《Population Trends In Eastern Europe, The USSR And Mainland China（書）》，《Metropolitan Area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Population Estimates (書)》，《邁向明日大國(書)》，《中央日報經濟專欄》。

我主修經濟，練習文藝寫作只是偶而的業餘興趣，閱讀才是我生平唯一的嗜好。所以，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長期讀者，一個隱居自娛的老年讀者，特別是金瓶梅與紅樓夢，左讀右讀，百讀不厭。居美近四十五載，不煙不酒不賭，因此，無煙友，無酒友，無牌友，惟有獨自閉門久讀，瞎子摸象，俗語說：久病成良醫，雖然無心插柳，久而久之，於金學、紅學領域之外，另闢蹊徑，隨心探索，自得其樂。進入晚年，竟蒙新聞報紙及華府人士謬許我為「紅學家」，實非始料所及，愧不敢當。

## 公諸同好

因為我只是一個讀者，所以從來沒有想出書的意願，這本小冊子只能說是一個意外的意外。促成這個意外，有兩個很單純的因素。一則，退休以後，華府許多社團舉辦文學欣賞講座，邀請我作專題演講，談金瓶梅、紅樓夢。我提出「金瓶梅模式」之說（這個名詞是抄用我博士論文題目，蛻變而來），頗獲好評，謬贊我有獨到的見解。還有很多熱心的聽眾朋友，極力鼓勵我將多次演講辭，撰修整理，彙集出版。

二則，退休後我常去公共圖書館，想不到那裏的中文書架上，有一系列的古典小說，引人入勝，愛好古典文學者不乏其人。因此，有很多機會和一些年青朋友們，接觸交談。他們常抱怨看不懂金瓶梅、紅樓夢和其他明、清小說中的酒令博戲，坊間

又難覓參考資料。我便將研究多年的心得和看法，提供他們作參考，反應甚佳，更蒙年青朋友們的好意，屢次聳恿我將研究心得寫下來，公諸同好。

## 獼祭填寫

年青朋友們所遭遇的困擾，正是我自己當年經歷過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由來久矣！士君子向來鄙視排斥酒令博戲，小說評論者亦然。例如，清、楊懋建（掌生）《夢華瑣簿》論及鏡花緣書中行令糾酒文字，譏為「獼祭填寫」（堆砌不當，充塞篇幅而已），徒令閱者昏昏欲睡。趙景深「品花寶鑑考証」一文引申楊掌生之說，更進一步指出：『無論品花寶鑑，紅樓夢，鏡花緣，（都有「獼祭填寫」的地方。）…足以阻止故事的進行，寫來鬆散而不緊張，使人只覺得氣悶。』（註一）

既鄙視又排斥，如此一來，年深日久，酒令博戲乏人問津，形成閱讀明、清小說的一個盲點，幾乎無人能懂。以至舊紅學家誤解紅樓夢第一百八回的骰令謎（參閱第二輯紅綠對開一文），新紅學家又不屑於此，藉獼祭填寫為由，漠視跳過，更遑論年青讀者！我亦深受其害，乏人指引，酒令博戲只能深藏心中，成為一團謎，困擾我久矣！

## 另闢蹊徑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我的興趣轉向研究麻將，它是近代流行的博戲，也是絕好的博士論文題目。毛澤東曾稱譽麻將為中國對



世界的三大貢獻之一，其他兩項為中醫與紅樓夢。（註二）據我所知，至今尚無一部完整的麻將著作問世。於是我開始收集有關麻將的文獻資料，特別注重英文的著作，窮畢生之力，仍繼續不斷尋找中。

其次，爲了探溯麻將的起源（究竟何時出現？），所以將曾經閱讀過的明、清小說、筆記，大致按照作者生年、死年的時間排列，不使中斷缺漏，順序仔細重讀一遍。筆記包括：陸容《菽園雜記》，王三聘《古今事物考》，顧炎武《日知錄（賭博卷）》，申涵光《荊園小語》，王崇簡《冬夜箋記》，金學詩《牧豬閑話》，王韜《淞濱瑣話》，徐珂《清稗類鈔》，雷瑤《文苑滑稽談》，李寶嘉《南亭四話》等數種。小說計有：《繡像金瓶梅詞話》（包括其他版本），馮夢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凌濛初《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李漁《十二樓》，《閑情偶寄》，蒲松齡（西周生）《醒世姻緣》，《聊齋》，夏敬渠《野叟曝言》，吳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紅樓夢》，李汝珍《鏡花緣》，陳森（石函氏）《品花寶鑑》，文康《兒女英雄傳》，魏秀仁《花月痕》，韓邦慶《海上花列傳》，李寶嘉《官場現形記》，吳趸人《二十年目睹怪現狀》。

我所讀有限，在上述筆記、小說之中，第一部談到麻將者（其時稱爲「碰和」），當推韓邦慶（1856 - 1894）撰寫的海上花列傳。海上花之前，明、清小說只談到葉子戲、馬弔以及骰子骨牌的酒令博戲。

接著，爲了研究麻將的形成與發展，便追溯上去，自然而然

涉及麻將前身之骰子、骨牌的研究。直到一九九〇年代，無意之中，竟然發現了一把研究「獼祭填寫」的鑰匙，幾經琢磨，不斷摸索，久藏我心中之謎逐漸解開。這才發現明、清小說之中的酒令博戲，尤其是金瓶梅與紅樓夢，其中別有天地。激賞之餘，不得不驚嘆前人想像力之豐富，將骰子、骨牌與唐詩相結合，製成圖譜。到了金瓶梅、紅樓夢作者的手裏，竟能使酒令牌戲躋身藝術領域，別成一支，具有完美的意境，立體的形象，美麗的色彩，若稱之為明、清休閒文化的高度結晶，亦不為過。酒令牌戲是明、清小說獨有的創作素材之一，似非「獼祭填寫」論者，說得那樣不堪。關鍵在於瞭解與否，懂、則興趣盎然，不懂、則興趣索然。

今天，我之所以對骰子骨牌酒令有了一些粗淺的認識，完全是拜研究麻將之所賜，它只是研究麻將過程中、一項意想不到的副產品而已。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美學者也曾經對中國麻將牌戲發生過極大的興趣，將之歸諸於人類學（Anthropology）的一支系「民俗學」，來從事研究（註三）。

能夠解開酒令牌戲之謎的，究竟是一把什麼樣的鑰匙呢？答案如下：《宣和牌譜》。明、清小說中的酒令博戲，無不以此譜為依歸。明、陶宗儀輯錄的《說郛》收有宣和牌譜，這只是我偶然的發現（第二輯有專文介紹宣和牌譜）。

## 無心插柳

宣和牌譜只是必要的指引，絕非充分的參考資料，它並不能解決

所有的疑團。例如，紅樓夢第四十回賈府行酒令時，黛玉的一副骨牌共有三張，分左、中、右排列，令官鴛鴦提到當中的一張牌說：

中間「錦屏」顏色俏。

什麼是錦屏？這張牌令人大費猜疑。紅樓夢作者有什麼理由要選用錦屏牌呢？它的作用又何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什麼是錦屏牌。

最初，我採用逐個排除法，將全副三十二張骨牌之中，凡形象不符合的，已知名稱不符合的，一張一張剔除。最後，只剩下一張「四六」牌，這張牌是由骰子上的紅色四點與黑色六點、上下重疊組合而成，所以稱為四六牌。

四六牌的形狀像一扇屏風，牌的上部有紅色四點，下部為六點，六諧音綠，所以紅綠兼有，最能滿足鴛鴦所說「顏色俏」的條件。還有一個更有趣的理由：惟有紅綠兼備的四六牌，方足隱藏玄機，借用它，將第十八回元妃改賜的「怡紅快綠」匾額，轉化為有色彩的圖案形象。同時，四六牌與匾額又都射影寶玉（別號「怡紅公子」）與黛玉（快綠，黛綠相通）。曹雪芹真是用心良苦，惟有在此，將寶黛兩人結合一道，藏於匾中、牌上。基於上述理由，我相當肯定，錦屏就是四六牌。

雖然，我非常肯定自己的推測，但是，苦無文獻證明。幸好《說郛》收錄了另一種骨牌圖譜《牙牌舞燈詞》（單懷官麻舊譜），這個文獻證實「錦屏」確係「四六」牌的別名，但不知從

何時起，錦屏別稱已不再普遍使用了（註四）。《說郛》還收輯了其他的骨牌譜：鄭旭旦（衍）《混同天牌譜》，劉遵陸（澗楠）《牙牌參禪圖譜》；以及骰譜：明、朱河《除紅譜》，（闕名）《醉綠圖》等。

另外再舉一個例子，紅樓夢第一百八回寫寶釵生日席上行酒令，李紈擲出四粒骰子的名兒，稱為「十二金釵」，書中沒有交待四顆骰子的點數，只像猜謎一般，借寶玉的眼看口說，留下這樣的線索：「…只見紅綠對開，…好看的很！」十二金釵的名兒，既不見於宣和牌譜，也不見於骰譜，這個骰令謎困擾了我很久、很久！

直到我退休後，有一天閒著無事，隨手翻閱金瓶梅，看到第二十三回西門慶妻妾在新年裏擲骰行樂，寵僕蕙蓮在旁觀看，插嘴道：

你看這六娘骰子，是（個）錦屏對兒…

走讀至此，突然靈光一閃，茅塞頓開，這是用骨牌來詮釋骰子的一個最佳例證。以往，每次讀金瓶梅都不經意忽略了這句話。這次，方始恍然大悟。

原來，金瓶梅的六娘李瓶兒與紅樓夢的李紈，擲出來的是同一副骰子！錦屏牌的出處也在此！高陽持文學觀點來研究紅樓夢，果爾，先決條件之一就是要熟讀金瓶梅，這是我一貫的看法。我懷疑，紅樓夢第四十回的「錦屏顏色俏」和第一百八回李紈擲出「紅綠對開，好看的很」的骰子，均是抄襲金瓶梅李瓶兒

的骰子，變化得來。

由於金瓶梅的啓發，再參考朱河《除紅譜》（骰譜），我終於解破了紅樓夢第一百八回的十二金釵骰令謎，正如同高陽解開了「虎兔相逢大夢歸」的命理謎一樣，有助於紅樓夢後四十回續書問題之探討。第一百八回的骰令謎與第四十回的骨牌令（伏下謎底「錦屏顏色俏」），前後呼應，一氣串聯，惟有原作者方能作如此巧妙安排，非他人所能代續。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忠實報導一個無人引導的讀者，獨自閉門摸索的經過，只想說明這條蹊徑是如何的曲折漫長，既費時又費力。如此經驗，平淡粗淺，實不足與專家學者道，惟有貽笑大方。然則，對於後我的一般年青讀者，願獻給他們作為參考，即使僅有一個讀者，不蹈覆轍，因而節省時間精力，移作它用，我願足矣！

## 談金說紅

《金瓶梅與紅樓夢》一書，用隨筆方式抒寫，因而有一個副的書名：談金說紅話風騷。談金說紅以幾篇演講辭為主要骨幹，另外，將歷年讀書時隨手記下來的點點滴滴，分散四處，彙集整理成篇（其中，有三篇已經發表過。）加起來湊在一起，雖然有點像一盤大雜燴，但是深具原創性（originality，一位初稿閱讀者的評語）。全書結構似嫌散漫，惟其間脈絡，清晰可尋，共分四個單元，彼此關聯，惟篇與篇之間，不免稍有重複之處。

第一輯闡發「金瓶模式」，金領風騷久矣。眾所週知，紅樓

夢甲戌本脂批有「深得金瓶壺奧」之句。惟鮮有人論及紅樓夢第十七回，作者借賈政之口，坦承「這是套的」，套即抄襲蛻變之意也，曹雪芹直認不諱，可見其胸襟之偉大，本輯有細節說明紅套金。金瓶梅模式具有三大特徵，分屬於第二、三、四輯，各別成爲一個單元。

第二輯爲「獼祭填寫」，乃談金說紅之重心所在。明、清小說的酒令牌戲如不及時研究整理，年深日久，恐有失傳之慮，後人將永遠讀而不解，盲點長在。

第三輯是「髒唐臭漢」（紅樓夢第六十三回賈蓉語），談風月筆墨，非我所長，僅以二篇塞責，誠乃名副其實的獼祭填寫！其中一篇贅譚紅樓夢特創的「水泥論」（女是水男是泥），一反常論，未卜讀者是否贊同？

第四輯稱爲「豪家世情」。中國文化的根源在於「家」，家是社會的縮影，社會是家的擴大，論者多矣，此輯亦以二篇充數。其中一篇提出一個問題：爲何皈依佛道別稱爲「出家」？這個名詞是中國「家文化」特有的產物，其他社會均無此說。

最後爲附錄，收集一篇已經發表過的短文在內，雖與談金說紅有關，但不屬於上述四輯範圍以內，故自成一格。

書中有兩篇的附注特多，既非學術論文，又何需如此？忝爲忠實讀者之我，以往有太多不愉快的閱讀經驗，常見引用書籍文獻，不指明出處，令讀者無從查對。爲此，不得不然，免遭同樣的指責。

## 敬禮鳴謝

談金說紅話風騷，只是一個普通讀者長年來瞎子摸象的記錄，與金學紅學無關。感謝許多朋友們的熱忱鼓勵，方敢獻醜，呈諸讀者之前，總不免貽笑方家。

華府前後任書友會會長張純瑛女士與夏勁戈博士，以及華府作家協會副會長周邦貞女士，他們對於中國古典小說之提倡，不遺餘力，令人敬佩。張夏兩位會長請我演講，周副會長邀我參加華府作家協會，在此，向三位表示謝意。又蒙華府陳潘芳雲碩士和吳紹南碩士，鼎立相助，解答許多疑問。徐用卓、劉志潭夫婦尤其熱忱，數度邀我前往華府華人活動中心演講。前台視公司行政部經理李涵寰先生，為我雕刻本書之印鑑圖記，並與基泰董事長陳世銘姚振芳夫婦，同在台北代為詢問接洽出版事項，不辭辛勞，一併於此，向他們七位致謝。

最後，我要向妻方愷，致最深的謝意。她自始至終都參與寫書的全程計劃，包括交換意見，斟字酌句，蒐集資料，打字校稿，書中到處有她的影子，但妻卻阻止我把她的名字印在書的封面上，那麼只好將它印在我的心版上了！

二〇〇〇年歲次庚辰季春於美帕托邁克挺翠堂書齋

註一：趙景深一文原載《小說戲曲新考》，轉載附錄於《品花寶鑑》，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再版二刷，七九一至八〇〇頁。

註二：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版四刷，79頁。

註三：例如：Sir William Henry Wilkinson, “Chinese Origin of Playing Cards”,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viii, No.1, Jan.1895, pp.61-78.

註四：《牙牌舞燈詞》譜將有關骨牌，分別引配於「春霽」燈詞，「歡天喜地」燈詞，「交泰」燈詞，「四季結同心」燈詞，與「乞巧」燈詞之中，每張牌配一句詞，例如，「五六」牌配予四季結同心詞中之句「六橋（六點）梅蕊（五點）」。此句與紅樓夢第四十回賈母所說「六橋梅花香徹骨」，意思完全相同。「四六」牌所配註的詞句，均含有錦屏二字：「儘傍著錦屏索笑」（春霽詞），「照耀出錦屏中」（歡天喜地詞），「在錦屏相對」（交泰詞），「錦屏風遮不住斗牛宮」（乞巧詞）。四季結同心燈詞中，更直接了當，只以「錦屏」兩字配予「四六」牌。



